

海南島史

黎族研究資料選譯第三輯

內部參攷

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編印

1964年3月

— 说 明 —

本选辑是日本文台北帝国大学副教授小叶田淳所著的《海南岛史》的全译本。该书于昭和十八年（1943）十二月即刷出版，由东京书籍株式会社台北支店发行。

根据著者自序（翻译时略去），这本《海南岛史》是受侵华日本海南海军特务部的委托，于昭和十七年（1942）秋季开始着手编纂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著者还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对海南岛的历史古蹟进行过实地调查。

《海南岛史》一书所引用的资料，绝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古籍文献，尤其是引用明清以来与海南岛有关的地方志最多。由于著者在材料的组织安排方面能够按历史顺序比较系统地加以整理，在查阅参改时比较方便；同时所引用的方志如明万历戴璟的《琼州府志》在我国还是稀有的佳本，因此尚有一定的参改价值。

但是这本书的编纂，从它的政治目的来说，主要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海南岛这一罪恶阴谋服务的；加上著者个人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支配，因此，在全书中对我国历史面貌和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歪曲和诬蔑是不少的。如在第二章第一节第五小节谈到宋代主战、靖和两派之争与冤配时，竟然把汉奸卖国贼秦桧等靖和派誉为有“现实感”的政治家，就是其中明显的一例。这在我们参改这本书时应该深切注意和加以严格批判的。

本选辑主要采用直译的方法，由于原书有很多地方引用我国文献上的文言文，在叙述上又夹杂许多日语的口语，因此文体很不统一。此外，我们为了使译文尽量保留本来面目，除一些显然错误和反动之处加以改正（如“发匪”改为“太平天国”等），若干地方作了译注之外，其余均未加以删节和改动。对于书中所引用的我国文献，因时间关系未能一一加以核对，转引时请注意。

限于翻译水平 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批评指正。

中国科学院广东民族研究所

1964 年 3 月

— 目 录 —

第一章	黎明期	1
第一节	远古时代的海南岛	1
一、	两汉时代	1
	武帝平定南越 珠崖儋耳二郡的置废 伏波将军马援之南征 后汉时代的海南岛	
二、	魏晋南北朝时代	6
	吴的征略 统治海南岛的困难	
第二节	海南岛的黎明期	8
一、	隋 代	8
	冯氏和冼氏夫人 隋的统治	
二、	唐及五代	11
	唐的统治 关于户口数字问题 唐僧鑑真日僧荣叡普照的经历与海南岛的实情 豪右势家的跳梁 名流的流寓 李德裕的流寓 五代时期汉人的移住	
第二章	开发期	25
第一节	宋代	25
一、	政治兵制	25
	北宋的统治 南宋的统治 兵制	
二、	财政经济	30
	户口 赋税 王安石的新法与海南岛 權利税 商税 土贡 国内贸易的发达 港口的发达	
三、	与南方的关系	40
四、	黎人的归顺	41
	治黎对策 黎人的汉化	
五、	名流的流配、苏轼的寓居	45
	政党政治与流配 苏轼的寓居 主战派和两派之争与流配	
六、	文化的肇兴	53
第二节	元代	55
一、	政治兵制	55
	元的讨伐与归併 统治 兵制 屯田制度与黎兵	

二、财政经济	58
户口 税制 博易提举司与南方贸易	
三、治黎政策	60
对黎峒的讨伐 治黎策 黎乱的频发	
四、文宗的流寓与范梈的巡历	63
文宗的流寓 普明寺的建立 范梈的巡遊	
第三章 近代(其一:明代)	67
第一节 政治兵制	67
一、明的统治	67
海南之平定 地方行政	
二、明代海南岛概述	67
三、兵制	69
海南卫 巡检司 民壮机兵 土舍黎兵 海上守备	
明朝后期的兵备与保甲乡兵	
第二节 财政经济	71
一、户口	71
二、赋役	73
耕地面积 田赋 丁役 一条鞭法与明末的赋役	
屯田	
三、课役和财政	83
盐课 鱼课 榷税 财政	
四、农业商业的发达	88
农业社会 国内贸易 圩市	
第三节 治黎和海寇	91
一、明朝前期的治黎	91
明初的治黎策 永乐帝的招徕任用政策	
二、后期的黎情	95
土官的废止 成化朝的黎乱 弘治朝的黎乱 正德嘉	
靖间的黎乱 万曆朝的黎乱	
三、治黎策与治黎的情况	99
黎乱的原因 诸家的治黎策 黎人的汉化	
四、海寇	105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第四节 文化的兴隆	109

一、文化勃兴的倾向	109
中興望族的上籍 良师与良冒 官私学的整顿和增建	
人材輩出	
二、海南人物	113
唐和和唐霄 薛远 邢着 王佐 序纪 鍾芳	
郑芝蘭 王宏誨	
三、琼濠和海瑞	116
第四章 近代(其二:清代)	123
第一节 政治兵制	123
一、清的统治	123
海南之平定 清代概述	
二、兵制	126
练营 兵勇 练单	
第二节 财政经济	134
一、户口	134
二、税制(其一)	136
地丁赋 屯田 盐课 鱼课 聚税稽税 财政收支	
纳税的实况及清末的税制	
三、税制(其二)关税	149
开放海禁与关税制度的整顿 税关官吏 税则	
四、社会经济的推移	153
农业社会 工业及矿业 圩市 会馆 南方华侨的发展	
第三节 治黎与海寇	162
一、清代黎乱的性质	162
清初的黎乱 乾隆前后的黎乱 黎乱与汉人的经济压迫	
二、对黎人的统治	165
黎人的汉化 对生熟黎的统治政策	
三、海寇	170
海寇事例 清代海寇的性质	
第四节 贸易	172
一、与日本的贸易	172
二、琼州开埠以前的南方贸易与国内贸易	175

三、开埠后的贸易	177
第五节 清代的文化	182
一、教育	182
书院 琼台书院 雁峯书院 苏泉书院 各州县的学 院 主要的主讲者 旧学制与新学制	
二、人物	186
人材的稀少 张岳崧 韩锦雯 其他	
三、地方志的编纂	187
清代以前的海南岛地方志 清代地方志的编纂	
四、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190
伊斯兰教徒的迁渡 所三亚里的来历 伊斯兰教徒的 生活 明代基督教的传习 清代的传习	

— 图 版 目 录 —

图版第一	古钞本唐大和上东征传
图版第二	浮粟泉
图版第三	五公祠海南第一楼
图版第四	东坡先生祠圯碑
图版第五	赵鼎墓
图版第六	明少司徒鍾筠溪先生故里碑
图版第七	邱濬墓
图版第八	海瑞墓
图版第九	明戴燬等撰之《琼州府志》
图版第十	明黄佐等撰之《广东通志》
图版第十一	正堂禁碑
图版第十二	北廟

注：图版略

第一章 黎明期

第一节 远古时代的海南岛

一 两汉时代

武帝平定南越 在战国时代，越族在越王勾践时期曾以浙江为根据地而发展至长江以北，但不久就为楚所吞併，而楚的势力也不及于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方。当时在中国的中南部，居住有种种的蛮族，总称为百越，其中称为南越的蛮族扩占着广东广西直至越南地方。秦始皇于三十三年威服了这些地方后，置南海、桂林、象三郡，这些地方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广东广西及越南的北部。

当时有一个南海郡尉叫做任嚣，秦末发生内乱时尚养病在家，曾召见龙川县（南海郡所属的县）的县令赵陀，并对他说：番禺一地，负山险而阻南海，东西数千里，如能得中国人之助，可以当一州之主，进而可以建国。赵陀在一段时期内曾署南海郡尉事，迨任嚣死后，便徙檄各地以谋独立之计，秦亡之后合併了桂林和象郡，并自称为南越武王。汉高祖为了消除南边之患，采取招抚怀柔政策，遣陆贾封赵陀为南越王，互通和亲，和辑百越。至吕太后时，赵陀因不满中国禁止把铁器等物给南越，遂自称为南越的武帝，並出兵侵犯长沙边境，于是吕太后也出兵讨之，但未能完全奏功。赵陀更屈服东方的闽越和西方的骆越，兼黄屋左纛，拟天子之制。汉朝于文帝元年又遣中大夫陆贾持国书方物再赴南越，用极谦让的语气劝谕赵陀去帝号，罢侵犯之师。赵陀也因此一时对汉称外臣，並献南方的方物（白璧、犀角、紫贝、孔雀等），但在国内仍旧自称帝号不废。

高祖时，占据着福建闽江流域的闽越，句騶无诸被封为王，建都于冶（福建省侯官县即今之福州市内）。以后，渐渐得势，至武帝建元六年，闽越王郢举兵攻南越。当时南越是赵陀之孙赵胡为王，即遣使到汉朝请求援兵，武帝认为这是出兵的好机会，即派兵两路向浙江、江西並进。闽越人杀郢投降于是汉朝在该地另立东越王，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南越王胡感汉朝救援之恩，遣太子婴齐入朝以修属邦之礼。其后婴齐南归继王位，虽

接到入朝之命，但因吕嘉比于内诸侯，遂不应命。其后赵兴废王位，兴是吕嘉在长安时，娶即郭嫪氏之女所生的，汉朝于元鼎四年遣使召王与其母入朝，王欲从之，但宰相吕嘉反对，遂起叛乱，攻杀王与其母，杀死了汉的使者，王娶齐的太子即越妻所生的揭阳侯赵建德为王。

元鼎五年武帝封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湖南省郴县）下湟水，封杨僕为楼船将军出豫章（江西省南昌县）下横浦（武帝纪云即湟水），封辟汉的越人归义侯严和越侯甲为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出零陵（广西省零陵县，编者按：零陵县在今湖南省），一下漓水，一抵苍梧，率越人和江淮以南的楼船十石，另派同是越人的驰义侯率夜郎兵（夜郎是指居住在贵州至广西的盘江流域的南蛮）下牂柯江，以期在番禺会师，直衝吕嘉等的根据地。这个番禺就是后来的广州，是赵陀建都之所，自秦汉以来，中国人聚居者渐多，成为南海的门户。《汉书·地理志》说“处近海，故辟服番禺珠璣银铜果布之涂，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即路博德由湖南，杨僕由江西沿北江南下，严甲二人出零陵，严下桂江而出苍梧，甲与之会合而东进两江，驰义侯下红水河同出西江，期在番禺会师。翌年杨僕为路博德的前军，布阵在吕嘉、建德所固守的番禺城东南面，悉力火攻，越人多向布阵在西北面的路博德军营投降，吕嘉等虽一度逃亡，但后来被捕，于是苍梧、桂林、骆越等诸酋皆降，不等戈船、下濑将军的兵及驰义侯的夜郎兵来到而南越已平定，于是以其地置南海、苍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白南、珠崖、儋耳九郡。

珠崖儋耳二郡之置废 珠崖儋耳二郡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海南岛，但在《汉书》（卷六）《武帝纪》中说，珠崖儋耳和其他七郡的设置是在元鼎六年，然而同书（卷二十八）《地理志》及同书（卷六十四）《贾捐之传》又说这二郡的创设是在次年的元封元年。

据《贾捐之传》说这二郡合置十六县（注一），又制，郡设太守，县设令或长，元封五年分天下为十三部，部设刺史以监督郡政，所以珠崖、儋耳是置于交趾刺史监督之下的，据《贾捐之传》也载创设置即至昭帝的始元元年之间，即在武帝年代的二十多年间，发生了六次的叛乱，可见汉朝的统治是沒有

什么可以称道的。在武帝末年，有会稽人孙率为珠崖太守，为课课广幅巾以献汉朝，土民不堪其苦，引起叛乱，杀了孙率。率子的平乱，并有领郡事，击败江封平余党后遣使到汉朝奉还太守的印级並上书奏明平乱经过，因此武帝任豹为珠崖太守。但因孙豹一方面频向汉朝献方物，同时也在郡内贪污纳贿，所以叛乱不断发生。（《后汉书》卷一百十六《南蛮》）太守无需说，連郡县吏都是从北方来赴任的中国人，他们对土民多以侵掠为事，因此每隔数年就卷起一次反叛，这都是在《汉书·地理志》里有明记的。

昭帝始元五年，罢儋耳郡使属珠崖郡（《汉书》卷七·《昭帝纪》）下一代的宣帝神爵三年珠崖有三县反，在七年后的甘露元年有九县反，元帝的初元元年也曾发生叛乱而不易镇压，初元三年春，元帝召群臣筹商讨伐之策，贾捐之说出讨伐为不智，主张放弃珠崖，始从之。

改《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属交州的郡有南海、鬱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郡，而省去海南岛二郡是应当的，但记载着在合浦郡下的五县中，有一朱卢县由都尉治理，而朱卢在《后汉书》（卷三十三）《郡国志》中记为珠崖，並说朱卢县治就是故朱崖郡治所在地。这可能是初元三年废郡后，将故郡改为朱卢县而隶属合浦郡的。（参照清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第八十一）改《贾捐之传》提到元封元年立二郡，合有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查汉代曾施行一种称为算赋的类似人头税的制度，因此有必要调查户口，但如上所述的二郡的户数，作为考察根据的确实程度如何是有疑问的。据《汉书·地理志》载：合浦郡五县的户数为一万五千三百九十八，人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另据《后汉书·郡国志》是户数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一，人口八万六千一百一十七。其中包括始元五年以前的珠崖儋耳二郡或初元三年以前的相当于珠崖郡的朱卢或朱崖县在内的，无论如何，废郡都是意味着统治的后退和版图的缩小，不过《贾捐之传》的户数归根到底都是难于置信的。查当时的合浦郡辖地，除去朱卢之外，尚有颇祖禹的《读史方輿记要》等书所载的后来的雷、高、廉三府及肇庆府的南境，郡的治所就在现在的廉州县城。关于汉代的海南岛，《地理志》有如下的记载：“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

男子耕农，种禾稻芋麻，女子蚕桑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山多麋麇，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同书颜师古的注则说，五畜是指牛羊豕鸡犬，麇是鹿之大者，麋是其小者云。

伏波将军马援的南征 后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徵侧徵贰两姊妹造反。徵侧是麓泅县的雒将之女，嫁给朱戴入持索为妻，性甚雄勇，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因而反叛。麓泅和朱戴同是交趾郡下的县名，麓泅在前汉时代是交州刺史和交州郡太守的治所（越南国太原府西），至后汉，治所才迁至龙川、九真、日南、合浦的蛮里皆拘在徵侧为乱，攻略岭外六十余城。于是光武帝授虎贲中郎将马援为伏波将军，扶水侯刘隆为副（扶水是九真郡下的县名），率领楼船将军段志等以广西朔南兵万余人讨交趾。关于马援南征的年月，《后汉书·马援传》（《后汉书》卷五十四）和《光武帝纪》（《后汉书》卷一）及《南蛮传》（《后汉书》卷一百十六）所记各有多少出入。据《马援传》，段志至合浦即廉州就病死，光武帝召马援并将其兵，遂沿海而进，随山开道千余里，十八年春破交趾军，追捕徵侧等，翌年十九年正月斩徵侧徵贰，据此则段志之死，当在十七年内，但《光武帝纪》等仅记十八年遣伏波、楼船将军讨徵侧等，至翌年四月斩徵侧等，马援因功封为新息侯，加食邑三千户。马援再南进讨九真贼都阳等，于是岭表悉平，二十年秋凯旋归京师。

在海南岛北部海岸，各处都有伏波将军和楼船将军的传说古迹，和海北地方一样，到处都有路博德、马援二伏波祠。

（注二）马援在海南岛登陆一事，虽正史没有记载，但《马援传》中记有从征的楼船大小二十余艘等语，因此，海南岛可能是他经过停泊之地，关于这一点，后来元朝军队远征安南占城时，也使用本岛作为前进基地，故本岛作为兵船和粮食的兵站准备地，并不仅是想象中的事情。《后汉书·南蛮传》载，在南征之时，光武帝先招长沙、合浦、交趾，使准备车船，修造桥路，通障谿，储备粮谷。所以当时的末崖，作为合浦的一个县而列入在内是理所当然的。

后汉时代的海南岛 明帝的永平十七年二月记有儋耳和哀牢即夜郎与其他西南蛮酋后向汉朝朝贡（《后汉书》卷二《明帝纪》）。嘉靖《广东通志》（卷三、等纪）也记有，其盟

年儋耳太守僮尹任交趾(州)刺史,据此则儋耳郡是已经设置的了,但其所据出于何种文献尚无明记。在整个后汉时代,苍梧、台浦,日南、元莫等南越地方,叛乱不绝,因此汉朝为了避免由中央派兵征讨之劳,采取太守、刺史等兼负讨平招抚之责的方针。《后汉书·郡国志》举出朱崖为合浦郡的一个县已如前述,但汉朝的威令不能充分行使,仅停留在名义上归属汉室是不难想象的。

注一

《元帝纪》除记有初元三年苍梧郡山南县造反一事之外,在前后《汉书》並不记载县名。据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卷百二十四—百二十七)所引的《元和郡县志》及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卷之一百六十九)都列记所传的汉代的县名,如把它们的存在转记为现在的县,则大约如下:

潭都县、瑯琊县(以上为琼山县),苟中县(澄迈县), (紫贝县(文昌县), 九龙县(感恩县), 至来县(昌化县), 临振县(崖县), 儋耳县(儋县)。《元和志》记潭都县为本潭县, 九龙县为九说县。《汉书》的瓚注所引的《茂陵书》记珠崖郡治在潭都, 潭都县就是隋代的舍城县, 是崖县的治所, 即现在的琼山县东南三十华里的东潭都石陵村, 至于儋耳郡治, 《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五)载: 儋耳外城传说是接船将军杨僕所筑, 子城则为儋耳婁所筑云, (关于儋耳婁请参考注二) 宋欧阳忞的《舆地广记》也说州城即为汉儋耳郡城, 并说郡城是在蒲雅浦。至于州城在隋末移到高坡即后来的儋州治所一事, 是据旧府县志所载的, 《大清一统志》等也记有此事。然而在隋代没有记州名, 所以可缺是指义伦县治的迁移。唐宋的义伦或宣化县是儋州州治的所在地, 而《太平寰宇记》则说汉的儋耳县就是隋的义伦县, 儋耳县或许是儋耳郡所属珠崖郡后所设的也说不定, 但曾为郡治的所在地是无可置疑的。

注二

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六)说: “伏波神为汉新息侯马援, 侯有大功德于越, 越人祀之于海康徐闻, 以侯治琼海也云云”。

据传说, 在文昌县北岸的焚楼山是接船将军杨僕初次在海南岛登陆的地方, 他将接船焚毁, 示士卒以必死之意, 布指水

之陣以期灭贼。这一传说可能是仿孟明焚船、项羽破釜沉舟等故事而来的，但元兢也据此赋诗，其传说的由来是很久的。

（嘉靖《广东通志》卷十四）前已说过，在儋县南滩浦的那外城是接应将军杨僕所筑。而筑子城的儋耳婆究竟是什么人，据《舆地纪胜》所引的《平黎记》说：伏波将军归服黎人，至两边有聃耳妇人出现，因称其地为聃耳，儋字是聃字之讹云。同书又载，最迟在宋代，儋州已有祀儋耳婆的显应夫人庙，绍兴年间曾赐浩为灵济云云。

关于白马井的来历，传说是马援的白马踢地得一泉水而来，这传说好象在明代以前就已流传下来。（嘉靖《广东通志》卷十四）然而也可能不是因为马援而来的，据《舆地纪胜》所载，在唐咸通年间，有辛、傅、李、赵四将军率兵讨黎至南滩，再拟沿海前进时，兵马渴甚，有白马踢沙而湧出美泉，因名为白马井，看来这个传说比前说更古。

二、魏晉南北朝时代

吴的征略

吴国孙权承魏蜀交兵之际，逐渐把势力扩张至江南一带，黄龙元年称帝，称为吴大帝。翌二年，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士兵万人往求夷洲及亶洲，所谓亶洲就是《三国志》（《吴志》卷二《孙权传》）所记的秦始皇遣方士徐福渡海往求蓬莱神仙及长生不老的仙药之地。有一说认为指的地方是日本，但据另一记载（《吴志》卷十三《陆逊传》）则提及拟征服夷洲及珠崖之事。那么亶洲当指珠崖，因此宁可把它看做是海南岛较为妥当，夷洲传说是指台湾，然而二将军的远征，因亶洲太远不能到达，仅就夷洲土民数千人而返云。其后至赤乌五年，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率兵三万出征珠崖、儋耳。据《陆凯传》（《吴志》卷十六）：“赤乌中除儋耳太守讨珠崖，斩获有功，迁为建武校尉”，则陆凯是在儋耳太守时远征的，后以功升建武校尉，而聂友也是同样先任珠崖太守，后因战功迁为丹阳太守。在《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中有赤乌五年置珠崖郡的记事，这大概是以聂友、陆凯远征之时作为置郡之年的，但《元和郡县志》则说吴大帝于赤乌二年在徐闻县设珠崖郡，徐闻县在汉代为合浦郡中的一县，即在该县中设珠崖郡，将徐闻县隶属于珠崖郡内。《元和志》又说在徐闻县

地设珠官县以“招徕其人，竟不从化”。按所谓“其人”，大概是指海南岛方面的土人。这就是说将原徐闻县地设徐闻、珠官二县，其上设珠崖郡。《宋书》（卷三十八）《州郡志》说：“徐闻令（徐闻县长官）故属珠崖”，当即指这一点。就是说以珠官县为根据地，而招徕属于珠崖郡的海南岛，但终归失败。《元和志》说：“于徐闻县立珠崖郡，竟不有其地”即指此而言的。大概是在这种形势下，才使聶友等远征的。陆凯任儋耳太守似乎只是在其远征时的暂时职务。儋耳郡改废之事，不但不见于记载，即在《舆地纪胜》的叙述中也说从汉昭帝罢儋耳併入珠崖之后，直至陈代并不见设置云。

海南岛统治的困难 如上所述，吴时征略珠崖，没有收到实效，其统治珠崖之举也归于失败。赤乌五年的远征，士兵死亡甚众。清钟英所加补注的《补三国疆域志补注》（卷十五）也认为不久即放弃珠崖。

在这以前，即在后汉末期，张津为交州牧，士燮为交趾太守，握兵马之权，有割据之势。但不久就为吴所归併，吴孙权为交州刺史，讨平了高凉、鬱林等地之贼，孙权于黄武五年因交趾太守病死，改任其子士徽为交趾太守，並在枝尉陈时，为交趾太守，将交州分为两部分，以海南四郡（交趾、日南、九真、合浦）为交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以海东三郡（南海、苍梧、鬱林，其中应包括高凉郡）为广州，以吕岱为刺史。然而士徽不服从这个任命，拒绝戴良等入境，于是吕岱即从合浦出兵与戴良合在一起，以东南下之势，致徽惧而投降，吕岱等并将其部下之抗拒者攻破，于是交广分治之事遂罢，吕岱仍旧任交州刺史，並讨平九真，显东吴的势力，因此在南方的扶南、林邑等都遣使向吴进贡。到黄龙三年交州方面全部平定，吕岱奉命返回长沙。赤乌二年，因有虏或其人，东荆州所属的临贺郡太守，震动了零陵、桂阳及交州所属的苍梧、鬱林，遂有吕岱出兵讨平之举，永建七年，交广二州的分治付诸实行。从黄武初年以来，整个孙权一代，吴在这方面的势力似乎有日益增大之感，黄武七年，改合浦为珠官郡一事，见于《孙权传》，但不久好象又复为合浦郡。前已说过，珠官的名，据《元和志》所载，是在赤乌二年在徐闻县的地方所设的县名。合浦郡的治地是现在的廉州，而珠官县是现在的海康县地，即雷州半岛的

南部，这是无可置疑的。因此《孙权传》所说的，或许是暂时把郡治迁移到这方面来说不定。总之，珠崖县的设立是作为珠崖郡中的一县，而以它作为统治将来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基地，但这个企图终归失败，朱鸟五年的远征也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关于从广东至越南大陆这方面的经营，有着显著的发展，对雷州半岛的统治也是可行的。然而海南岛的经营，为什么竟如此困难呢？究其原因，可能是珠崖的土民多属蒙昧，汉人不易驯服。兼之当时经济上也不能引起汉人的兴趣。黄龙二年，当远征珠崖之时，陈孙谓力陈其不可，说“珠崖绝险，民獠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这种情况，直至代吴而兴的晋代乃至南朝的宋、齐、梁、陈的统治下，仍未尝有所改变。

在晋代，据《晋书》（卷十五）《地理志》所载，有省去珠崖郡而併入合浦一事，查该志中，合浦郡下的六个县名，除了在吴时设置在珠崖郡下的徐闻、珠官二县外，并不见有其他的县併入该郡，而这两个县又是在雷州半岛，可见所谓省去珠崖郡，实际上不过是使二县复归于合浦郡而已。到代东晋而兴的宋朝文帝时代是国势比较扩张的时候，文帝于元嘉八年正月在交州复设珠崖郡（《宋书》卷五《文帝纪》），但在《宋书》（卷三十八）《州郡志》中的交州条之下，没有珠崖郡属于合浦郡的七个县中有徐闻县，朱（珠）官长等和朱崖氏，令是大县，共是小县的长官，朱崖氏是兵时所立的，但在汉代已有朱崖或朱崖县之设，所以如果是复设的话，在吴代必隶属于珠崖郡。或许在孙权的时代就没有在海南岛的北边也说不定，文帝的设置朱崖郡也是一时的事，或许仅残存一个朱崖县。梁代设置崖州一事，见于《隋书》。不过这些郡县的设置都是暂时性的，都不能持续下去，可见在统治方面并没有获得何等的实绩。

第二节 海南岛的黎明期

一、隋代

冯氏和沈氏夫人

在高凉郡内越族的大姓有沈氏者，据称有山峒部落十余万家隶属于它。沈氏夫人自幼就有机略，善

獯獯部众，正暇堵越，其兄授为南康的州刺史，恃强侵略旁郡，岭表苦之。于是夫人规谏止之，据称在海南的獯耳有千余峒因而归附夫人。在梁的大同初年，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英贤卓绝，迎为莫子高凉太守冯宝之配。高凉郡是在后汉末期主要由合浦郡分设的，至梁代，在高凉郡地方设高州，州治就在高凉（阳江县西三十华里）除高凉郡外，领有十一郡。罗州是宋元嘉二年所设的县，辖属高凉郡。至梁代，在其地设州，州治在石龙（在化县东北三华里）领二个郡，在梁陈时代的州比前代的州较小，略相当于郡，而郡即为州下的小行政区域，处于州和县之间，因此，至隋的大业年间，所有的州都复为郡。冯融之祖是北燕的冯弘。当北中国五胡诸国争立之时，鲜卑系慕容垂的燕国，攻破拓跋氏而分为南北燕，北燕是汉族冯跋篡夺而立的国，后被拓跋魏所迫，冯跋逃来，死于元嘉七年，其弟弘承跋子而自立，当弘更欲逃往高丽之时，用三百人保护其子业渡海归来，自己后在高丽被人所杀。冯业尚在番禺，至冯融仕梁为罗州刺史。传说沈氏夫人善辅助冯宝，当梁陈隆替之际，宝卒，岭表因而大乱，但夫人能怀柔百越，境内晏然云。陈的永庆二年，夫人遣其子僕赴丹阳入朝，僕被征为阳嘉郡守。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夫人迎陈的章昭达破之，僕因夫人之功封偃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转任石龙太守。

隋文帝于统一中原后，遣总管韦洸安撫岭表。时陈将徐璠拒守南康，洸虽到岭下，但逡巡而不敢进。于是聪敏机智的夫人遣其孙魂率众迎洸（这时冯僕已死），至此洸才得进入广州，于是岭南归隋。夫人被册封为宋康郡夫人。宋康郡是属高州之下领有十个县的大郡。不久番禺人王仲宣反，各处酋领皆响应之，围琬于广州城，夫人乃遣其孙暄赴援，但暄图谋内应，故再遣其孙盎讨之。夫人更自披甲乘马，张锦伞，护卫文帝的诏使斐矩，巡撫诸州，至此自广东东部至广西南部诸州皆束耆，岭表悉平。文帝异之，封盎为高州刺史，赦暄之罪並任为罗州刺史，追贈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封夫人为谯国夫人。

时唐州总管赵琰贪凌暴虐，诸俚獯（俚与獯同义）多反叛，上勅夫人招撫之，以功更贈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追贈僕为崖州总管平原郡公。夫人于仁寿初年卒，謚为诚敬夫人云。（《北史》卷九十一，《隋书》卷八十，《谯国夫人传》）

隋初，于边要地区均州如广州等处设立总管府，而广州在仁寿初年因建太子广之藩改称番州，沈氏夫人的墓在电白县，在广东省南部地方包括海南岛在内，多设有沈氏夫人庙。冯氏是该地区的大姓，历唐代 子孙蕃衍 即在海南岛也可看到这种事实。

隋的统治 据《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载：开置珠崖郡，立义伦，感恩、颜卢，毗善，昌化，吉安，义德，宁远，澄迈，武德十个县，但没有记载何年所设。《元和郡县志》认为是在炀帝大业六年。

《元和志》又有隋代设置儋耳临振二郡的记载，在《旧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的维州条下，记有隋的儋耳郡，在振州条下记有隋的临振郡。

梁代设置崖州一事《隋书》已有记载，查梁代的制度，州下应有郡县，据顾祖禹的考证，也认为在梁代有崖州及珠崖郡的设置，其州郡治在义伦县云。（《读史方輿纪要》卷一百五）据《陈国夫人传》说追赠侯为崖州总管那么在仁寿年间可能已设有崖州总管府了。

据《舆地纪胜》引用的梁代《珠管志》，有隋代设置儋耳郡，义伦、毗善、昌化、吉安、感恩五县的记载，而在大业初年各州已复改为郡，所以此时的崖州或已废而改为珠崖郡，而儋耳、临振二县也可能被併置。（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第八）。珠崖郡治可能设在汉以来的东瓯郡即后来的合城县，儋耳郡治可能设在义伦县（《一统志》所玩的，在隋末从蒲难浦迁到高坡（即儋县）一事 或许是指这个时候），临振县治如按《太平寰宇记》是设在宁远（即崖县），又赠给沈氏夫人临振县汤沐邑的临振县，见于汉代的县名，但大业年间所设的十县并无其名，所以很明显这临振郡即相当于宁远、延德县的地方，可能是在大业或在大业以前就废置了的。《隋书》仅举珠崖郡，这大概是在隋末，儋耳等已废，故《隋书》不记其名，亦可作为一种说明。（《舆地纪胜》第一百一十五卷）在梁陈时代，海南虽然也颁布州县制度，但是与中央的关系仍不出形式的范围，所有地方官吏，似乎多由地方豪族所占据，至炀帝大业年间，才一应统制于中央之下，实施郡县制度。大业六年冬 朱崖人王万昌作乱，炀帝遣瓊南太守韩洪讨

平之，但继而万昌之弟仲邑又叛，韩洪再予以镇压，这一事件，是炀帝统治初期中央力量的一种表现，但不久隋的国运已倾。大业七年，滕穆王瓛的嗣子幼迁到朱崖，值隋末骚乱，为耽罗林士弘的党徒所迫，不得不携妻子移于濊耳。不久就归仕于唐，从这一情况来看，当隋的统治尚未就緒之余就已经亡了。（《隋书》卷四十四，《滕穆王瓛传》）

二、唐及五代

唐的统治

冯盎从炀帝征辽，封为左武卫大将军，当炀帝被弑，李渊拥立被拥立于长安的恭帝禅位，隋朝遂亡，这时盎奔还岭表，啸集首领，拥众五万人，当时受到割据于江陵的林士弘所节制的番禺地方的高法澄、冼宝彻等东隋朝官吏，士弘余党尚在珠崖跳梁之时，冯盎率兵破之，并携宝彻之姪智臣保有番禺、苍梧、珠崖之地，相称为总管，传说当时有人请盎称南越王，但盎拒不接受云，当李靖讨伐巴陵（湖南岳阳县）的肖铣时，盎以所部降唐，这是武德五年之事。于是唐以其地分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授盎为上柱国高州总管，封越国公，并在其子智载为春州刺史。（《新唐书》一百一十《冯盎传》）。

武德七年，唐的统一告成，在太宗初世，对海南的行政区划也加以变更，原来在唐初，对边要地区设有总管以统军事，但至武德七年便将总管改为都督，总管、都督原是设在上级地方行政区划的州，多由刺史兼任，但一般的刺史也是参与军事的。总管、都督的军权也仅及当时辖定的几个州而已。在崖（州治一说是任城县，即汉以来的珠崖郡治，另一说是在颜卢县，即在琼山县东二十半里的颜村）、儋（州治在义伦县即现在的旧儋县）、振（州治在宁远县即现在的崖县）三州中，至少有儋州在贞观以前就隶属于高州总管，此事见于《舆地纪胜》。当时的高州总管是前述的冯盎，他统领儋州的军事大概是基于传统的关系。到贞观元年，在崖州置都督府以督率三州的军事。崖州的都督也由刺史兼任。

到太宗初年分全国为十道，海南岛属于岭南道，道並不设行政长官，作为地方行政区域的吴府（设在首都和陪都即洛阳、太原等处）及州和其下的县，只有在边要的羁縻州即突厥、